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
第二十七回 單二姨暗調鉛汞 李四嫂明做黃婆

張媽一手撈掉破布頭，噉了一聲道：「這樣齷齪東西怎直措到嘴邊來！還是二三月裡乾了一回把戲，直到如今了，做啥子失驚條怪的，真個要留著那清水鼻涕去討小老婆養兒子嗎？」老實發急道：「你還說這樣話，我那銀子不見了！」嚇得張媽直豎起來道：「這不是當耍的！」兩人慌忙起來，赤著身子各處去摸，再摸不著，只得向灶下火種內取起火來，尋一個不耐煩，方從破棉絮籠子裡倒了出來。老實緊捏在手，吹息了燈，商議藏放之處。張媽道：「我有一個罐頭在床底下，向來有一兩個錢便藏在內，從沒走失，如今放在罐子裡去罷。」老實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一兩個錢不打緊，這是一大錠銀子哩，被賊提了去怎處？不如放在籠裡，塞向底去，賊便不得知道。」張媽道：「賊會提罐子，這破棉絮倒不值錢，不會連籠子偷了去的。」老實道：「除非非常捏在手，卻不得睡，真是沒法。」張媽忽地笑起來，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，把些棉絮將銀子裹好，揭起草蓆，拿一條繩把銀子紮緊在床中間竹片上，我和你夜夜一頭睡，兩個身子壓住草蓆，就有賊來也偷不去了。單只怕墊破了蓆子，卻拿甚過年？」老實道：「如今有了銀子，過起來還要買一條布褥子受用哩，這蓆就破掉了也不打緊。」張媽滿心歡喜，連屁眼都要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我和你老運亨通了。三月裡頭那抽牌算命的婆子要了我一條麻線，替我抽著一張牌，原說我前世是財主人家的媳婦，守著一櫃金銀，將來還有好日子過。真個被他算著了哩！」夫妻二人將銀如法藏好，整整歡喜了半夜。到次日清早，張老實急趕進二牆門來。公子已出小廳，一眼看見，連忙叫到密室。老實把妻子的主意說了一遍，公子滿心快活，急到鳳姨房裡，坐在床上，將老實之所述了一遍。鳳姨沉吟道：「這算計不甚妥當。」公子著慌道：「他少年女子，非貪富貴即愛才貌，見了我這般風流俊俏的公子，有個不情願的嗎？我有抽爐換火之法，拼得費些精神給他一個甜頭，怕他不死心塌地嗎？」鳳姨道：「大爺有所不知，大凡美貌女子，喜的是有才貌多情多意的人兒，大爺雖才同子建。貌比潘安，他在黑夜之中如何知道？與他未識一面，未交一言，有啥仔情兒意兒？至於爐火之妙，未經交合他又何從領略？奴家所以說是不妥，」公子想了一想道：「你所慮一毫不錯，他不知我才貌雙全，本領極大，只認是一個臊胡麻黑、一竅不通的蠢漢，腰裡掛著一條冷如冰、軟如綿、細如筆管、短如筆帽的東西，忽然黑暗之中無情無意要強姦起他來，這事就斷斷不成了。這張老實甚是可惡，怎設這樣不中用的計策來騙我？」說罷就要起身。鳳姨一手按住公子腿兒，笑道：「大爺提起筆來詩詞歌賦頃刻而成，做得玲滋剔透、變化出奇，怎到這些事情上便呆笨起來？你買囑張老實，原只要他肯做你心腹，聽你指使，這主意原要自己出的，他一個做皮匠的人，能有啥仔見識？奴替你策劃，就著他這條計去，卻要先囑咐張老夫妻，只說住房滲漏，請你去看，領到那女子房中，門口叫幾個人堵住，使他不便出來，然後低心下氣與他見禮相叫，說幾句知心著意的話兒，稱贊他的姿容，憐惜他的窮困，流露出些風流情態，賣弄出些錦繡才華，使他芳心暗動，情興勃然，到晚來然後貼身擁抱，婉轉求歡，任他鐵石心腸也自把持不定，到了交合之時再放出你生平本事，奉承得滿心滿願，到那時節只怕你開交他不肯依，要與你做個天長地久了。」公子聽得此言，如連綿陰雨，一輪紅日忽升空；痲疾淹纏，九轉靈丹初下嚥。兩隻眼擠得沒縫，一張嘴合不攏來，呵呵的笑道：「卿真巾幗良、平，閨帷隨、陸，令我心花朵朵，臉風颯颯。我的俏心肝，恨不與你肉兒般團成片也。」說罷急急出房，到密室中與老實說了，進房去換了一身極華麗的衣服，把鏡子照看，將巾兒重整，領兒重提，暗忖：看了我這何郎粉面、荀令香容，便是嫦娥也要思凡，這事斷無不成之理。歡天喜地的含了幾片雞舌香兒，叫了四五名家人，吩咐了說話，竟奔張老實家來。

恰值璇姑梳洗方完，石氏適在廚下，老實夫妻打個照會，公子一連幾步跨進璇姑房來，眾家人止放張媽一人走進，即便齊齊站在門邊，把石氏隔在外面。璇姑忽見華服少年驀然直入，漲得滿面通紅，沒做理會。公子假意問張媽道：「這位小娘子何姓名，向居何處，緣何到此？」張媽道：「這是我的表姑娘，姓劉名叫璇姑，向在湖邊上住，有些事情暫時借住在此。因他心裡愁悶，沒同進來拜見大爺合大奶奶哩。」公子慌忙走一步，深深的唱個肥暗，說道：「原來與拙荆同姓，想定是一族了。小生酷好爐火，常在丹房用功，不知小娘子光降，沒有叫拙荆來候得，休要見怪。」璇姑沒法，只得還了一禮，正色道：「屋裡狹窄，男女混雜不便，請外面去。」璇姑話未說完，只聽得李四嫂一路笑進房來，說道：「小媳婦正在那邊倒臉水，看見大爺身影，嚇得連忙撩掉了，兩步做一步的趕來。大姑娘，你說啥仔話，大爺須不是外人，我們都靠著他的洪福過日子哩！他進得你我房屋裡來，便是天大的造化。你看大爺這樣的相貌，皇帝也只靠後，將來入閣拜相中狀元，都是穩穩兒的。大爺又做得好文章，前日新考了案首，連明年的解元都擱在蒲包裡。你心上有啥事，對大爺說一聲兒，他便替你擺佈得停當。就是你哥哥沒有音信，也只要告訴大爺，大爺立刻吩咐了知縣太守，行一篇文書，任你琉球、日本，跑到海外去了，也會找得轉來。」

公子大喜道：「這位姐姐年紀又小，人物又好，可惜生在小家，只怕錯了對頭，若有人提掣，便也配得王孫公子，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受用那風流美滿的福氣。小生是最有熱腸的人，今日有緣遇見這位姐姐，少不得要尋個才貌兼全的少年公子替他撮合，做個一雙兩好的夫妻，決不肯把這樣美人落在村夫手裡，合著了『紅顏薄命』印板刊就的話頭。李四嫂，就像我大爺這樣相貌可也配得過來，不辱沒這位姐姐麼？你代我問一點子口風，就好替他留心哩！」李四嫂道：「阿呀呀，大爺這般相貌，就是走遍天涯也揀不出第二個。這大姑娘好不伶俐，他眼裡自有分兩，怕不知道嗎？」公子道：「相貌固然要好，文才也是要緊的，一有了文才便風流惆攬，不是土木偶人了。小生不取誇口，這詩詞歌賦，只要有個題目就直滾出來，除了唐朝杜工部、李太白，或者讓他一籌，其餘的詩人，也就不在小生眼睛裡了。有了才貌，又要多情，若不知惜玉憐香，一味使著癡公子性兒，就把那一枝好花被狂風驟雨都打落了。小生時常想起，古來許多女子空自生得聰明標緻，不能遇著多情的宋玉、憐香的荀令，白白的淒涼愁悶，枉度青春，煞是可憐人也！」李四嫂道：「裡邊的大奶奶，我們也不敢在他跟前多說多話；這幾位姨娘娘兒們，那一個不喜歡小媳婦的？只要說起大爺來，個個迷花眼笑，說大爺是第一個多情的人，把美貌佳人鎮日躺在心窩裡睡覺，略大些的風吹一吹都是肉疼的。珍羞美味，統羅織疋，那一件好東西不拿來供給他？只是大爺的詩詞歌賦，小媳婦們卻不懂得，這大姑娘是聰明不過的，大爺有啥仔文章給他看看，便知道大爺是個真才子哩！」公子道：「我的詩集文集刻在外邊，人家都讀爛了，拿來請教，只恐姐姐不肯相信，如今求姐姐命題，要一首就一首，要十首就十首，考小生一考，才見得真實本領哩。」

李四嫂見桌上擺有筆硯，就去研起墨來，說道：「好大姑娘，你就出十來個題目，大爺就一連做他十來首詩，教小媳婦見個十面，好在前人去說幾句海話兒。」公子聽說，忙走至桌邊，只見桌上許多竹紙，紙上蠅頭細楷，寫許多數目，畫出許多日輪、月輪，合半規、全規的弧矢弦，徑切割各線。公子雖不知其中奧妙，早已吃了一驚，失聲道：「原來姐姐如此聰明，競在這裡推天算地哩！就是這一筆字也寫得如鮮蕊一般，教人愛煞。小生家中頗多天官之書，因沒有傳授，未曾習學，若小妾們有姐姐這等才貌，小生不惜拜為名師，結為益友，成年成月在閨中領略教訓，還肯出門一步嗎？姐姐數學既精，詩才自妙，小生匆匆獻醜，不知可入得尊目哩？」因提起筆來沉吟道：「姐姐既不肯出題，還求限一韻腳，方知小生不是宿構。」卻見璇姑面壁而立，總不則聲。一眼看到床上一個枕頭，枕頂上繡著並頭蓮，即便拿在手中，將纖指摩挲，又連嗅了幾嗅，說道：「小生最愛的是並頭蓮，就限著這『蓮』字罷。」遂在那月輪之後題詩一首，道：

寫罷冰輪下碧天，蓬門今喜降神仙。
含顰尚欲傾人國，巧笑應教妒女憐。
未許瑤琴通款曲，且將斑管潑雲煙。
我才卿貌差堪匹，看取床中並蒂蓮。

公子題完了詩，喜孜孜的拿到璇姑跟前，深深一揖道：「偶爾塗鴉，不足揄揚萬一，姐姐休得見笑。」這璇姑被公子與李四嫂

兩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得滿眼流淚，欲待發作幾句，又恐觸怒於他，喝令豪奴凌辱，暗暗定下主意道：「我只面壁而立。任他說得口於，總付之不見不聞。他伎倆窮了，也只得進去，然後與嫂嫂商量；再作計較罷了。」此時公子作揖送詩，便守定這個主意，朝著南壁，身也不動，頭也不回，耳既如聾，口復似啞，真若團圓鴨蛋，無縫可鑽。弄得公子伸著手拿了一首詩，竟是縮不轉去。李四嫂看見光景不妙，忙替公子收科道：「他年紀小，沒見過人，害著羞不便來接，大爺可放在桌上，他停會看入了頭，只怕拿著紙兒流水的送到裡邊，來求大爺做哩。」公子見璇姑始則流淚，繼則面壁無言，單與李四嫂綽這些寡嘴，也自覺沒趣，因借李四嫂的話便作收科道：「李四嫂說的是，我大爺是情重的人，一時見了絕世佳人愁眉不展，急欲安慰，使他寬懷，未免說了幾句交淺言深的话，竟忘了他年幼嬌羞，反為唐突了。」一面把詩放在桌上，說要從新斧削，一面問張媽道：「昨日你男人說這屋子裡有漏，請我出來看過，好教匠人收拾，你可指與我著，是那幾處。」張媽連忙東指西點，鬼混一回，怏怏而去。

璇姑等公子一出房門，便把那枕頭拿過來，將皮刀剃得粉碎。石氏正趕進房，說道：「姑娘，於這枕頭何事，把他剃爛，夜裡拿啥仔枕頭呢？」璇姑道：「那惡奴把這枕頭撫摩聞嗅，急急剃爛已被污穢，怎還顧得夜裡枕頭的事？」石氏點著頭道：「我要趕進房來，他家人小廝三兩皮的堵住了門，進來不得。欲待發作幾句，又恐觸犯了他，惹出事來，只得忍住。我們如今怎樣好呢？」璇姑道：「我也是這個念頭，沒有發作。如今只索防備著他，倘有緊急，唯命一條而已。」石氏道：「這才是個正理。我從前落在和尚阱中也是這般主意。我想姑娘若沒與文相公做過親，現在還是閨女，遇著這等勢力之人，拘他不過，貪他才貌，就做了他侍妾也還不為辱沒，強如嫁了村夫俗子，辜負一世聰明。如今是不消說，要從一而終，顧不得性命的了。」璇姑道：「我何嘗不是閨女，只是一心相許，三夜同床，雖未合歡，已如並蒂。休說文相公聖賢學問，豪傑胸襟，有貌有才，能文能武，比這惡奴單單生得一副俊俏面龐，略略做得幾首浮華詩句者，相懸天壤，就是一個蠢然無知，奇形怪狀之人，我也只知一馬一鞍，心無二念。任他子建般才，潘安般貌，也一毫動我不得！」石氏道：「夫妻是五倫之一，由天注定，豈是掂得斤，播得兩的？只憑著父母兄長一言而定終身，就不可更變，嫁雞逐雞，嫁犬逐犬，那裡好論才貌？就是丈夫下流不肖，也只可怨命，不可怨及父母兄長。那些文詞小說上，動不動愛著才高，憐著貌美，就私下把終身相訂，那父母所許的醜陋丈夫就視之如仇，投河落井，要去跟那有才有貌的人。我常時看了那種不通的邪書就要生氣。」璇姑道：「父母兄長固無可怨，但怨命也不安分。只該苦口勸諫，誠心感動，改得一分便盡得自己一分道理。不可諉之於命，況可有怨心乎？」石氏連連點首道：「姑娘竟是女中聖賢，講得如此透頂。但你說尚是閨女，畢竟何故？」璇姑道：「文相公因未奉母命，遲待將來。」石氏嘖嘖稱羨，因道：「昨日晚間，張媽靠邊呆立，我尚不甚在意。拿皮刀時，聽那話頭，就滿肚疑心。今日公子突如其來，又吩咐家人堵住門口，買囑李四嫂幫同引誘，然後恍然。知道他慶妻二人已受公子賄賂，要謀你為妾了。我們孤身兩個女子，無從逃避，只有牢守此心，以死自誓，再無別法的了。」璇姑道：「嫂嫂之見正與奴合，我們如今也不必作楚囚之泣，也不必作杞人之憂，也不必與張嫂夫妻計論，倒安心息意，靜以待之。他早發動一日，就是我命該早盡一日；遲發動一日，就是我命該遲死一日。或者天可憐見，哥哥一旦忽然回來，就可高飛遠舉，保全身命，交還文相公耳。」

兩人打定了主意，竟像毫沒有事的人，在張老實夫妻跟前並不發一言半語，老實夫妻自己虛心，不敢先來兜搭。公子恐事不妥，屢次著人問信，總沒動靜，心裡又喜歡起來，暗想：「人非木石，豈能無情。他一個羞怯女兒，在眾人之前怎好與我調情弄意？此時不發，心計可知。晚間之行，必然無慮。」復去丹室中，見過道士，在呂翁像前暗暗通陳，求了一簽，詩云：

前定夫妻共小星，當年足下係紅繩。

勸君莫作等閒看，苦盡甘來是貴人。

公子看完，暗暗詳解道：「前兩句竟明說是我的小星，月下老人已注定了在那裡的了；後二句言此女將來大貴，教我好生看待他。苦盡甘來，是說他生於貧賤之家，歷盡困苦，忽然遇我，就一朝發跡起來。這不一句一字都有著落的嗎？」又見旁注「大吉」二字，後面解著「萬事俱成，婚姻尤利」八字，不覺心窩中奇癢起來，連磕了幾個頭，收拾過了籤筒，忙走到密室中去調氣數息，內視反觀，用那長養精神的工夫，專待夜來施展。

坐功一會，忽聽外面一片聲找尋公子，直待家人尋到，問其緣故，方知是靳太監的姪兒靳仁領著一個道士來拜，說有要事奉聞。公子只得接出廳來，見上首坐著道士，頭戴綸巾，身披鶴氅，下首便是靳仁，階下立著五六個從人。公子趨步上前施禮，茶罷，靳仁開口道：「此位仙長姓魏，法號少陽，隱居西嶽，方外俱稱華山真人，精通《道德》《南華》諸經，熟於奇門遁甲，一路望氣而來，因知吾兄好道，渴欲識荆，兼慕聶師之名，故爾晉謁。」公子因向少陽道：「鄙生渴慕玄門，無從蠱測，不知真人紫氣西來，失於抵謁，豈敢反辱先施？老師仙容嘩嘩，九轉已成，鄙生俗狀蚩蚩，寸心如夢，將來還要皈命赤鬆，不知肯容濫廁門牆否耳？」魏道士搖羽扇，緩啟朱唇，說道：「久仰天才，名如雷貫，今看玉貌，氣若鴻軒，飄然出世之姿，炯矣凌雲之概，欲求公子之匹，其在張留侯、李藥師之間乎？貧道得邀青睞，便屬前緣。公子謬擬赤鬆，殊為言重。只是面上氣色明晦兼呈，吉凶交動，喜事固眼前即見，哀聲亦接踵而來。公子須謹防之。」公子著驚道：「這喜事或者有之，至於哀聲卻從何而起，請示其詳。」少陽便轉口道：「哀聲亦不過婢僕中疾病逃亡之事，且有喜事一衝，自可逢凶化吉。貧道向慕聶師之名，未得謀面，伏望先容。」公子見說婢僕之事且有化解，遂不放在心上，單把聶真人請了出來。

這道人名叫聶靜，有四十多歲，專精采戰之術，公子拜他為師，家中姐兒除春紅之外都送去與他做過鼎器。聶靜之外，還有一個聶元，一個宦童。聶元本不姓聶，因他幼年頗有丰姿，被這聶靜看上，就改姓從聶，認做嫡親姪。那宦童專於煉丹，與聶靜係師兄弟，公子呼為師叔，三人與靳仁亦是舊交。因公子專好神仙，靳仁尤奉天竺，故此三人常住在丹房內，受著公子成年的供養。這三人之外，另有一個道士，名叫陶真，卻專做靜功，與三人不甚投合，公子也不甚親信他，因重其名，以禮擁來，別在一房住宿，卻也是一般供養。當下聶靜出來，他與少陽是同道中聞名相思之人，有許多相見恨晚之意。這裡公子方與靳仁敘述寒溫，靳仁向公子耳邊說了幾句，公子連連致謝。須臾擺出夜膳，四面坐定，講了些西嶽的景致，說了些方岳的技術。公子因有事在心，不敢兜搭。鵬士見主人之意甚怠，胡亂用了幾杯，就起身告辭。靳仁見公子不留，就同辭了出去。

公子送出大門，聶道辭別過去，忙叫家僮去討了張老實的信息，安心等候。那張老實果然托故外出，至夜不歸。張媽必要石氏相伴，石氏抵死不肯。轉是璇姑道：「不妨，我主意已定，遲早總是一般。嫂嫂就同在這邊，亦不濟事，倘若必不肯去，他叫幾個家人把你我一齊捉去，更是厲害。不如任這惡奴自來，見我這般決裂，或者息了念頭，固屬萬千之幸，不然便與他講個死活，亦是大數難逃，非人力計較所能倖免也。」石氏聽了，也覺說得透徹，只得含著眼淚去與張媽同睡。公子在密室中候至人靜，袖著幾十兩銀子，悄悄的走出西邊長巷，轉過二牆門首從廊房下抄進空院子來。忽然，暗中拋出一條索子兜頭套住，許多人一哄上前，把公子捉住。登時火把雪片的照將起來，公子抬頭一看，嚇得魄散魂飛。正是：

迎輻忽逢花粉煞，開船正遇石尤風。

總評：

張老實夫妻由喜而哭而和而急，至此復轉而為喜，且自羊肉而棉褲而油豆腐而癩痢丫頭，至此復終之布襪，曲折盡情，自成一節窮兒暴富、柴米夫妻小傳。此史公得意之筆。

連城見璇姑所畫日輪月輪，驚訝失聲，以為推天算地，不過贅其聰慧耳。孰知因此一樁，乃開出別一天地奇文化文。

連城之賣弄奉承，四嫂之幫閑引誘，可謂盡情，而璇姑以面壁了之。心正則諸邪不入，法定則諸幻自消，達摩以此滅天理，璇姑以此存天理，同一面壁而邪正判然，非援儒入墨也。

璇姑石氏兩宏論，可謂閨門金鑿，不特侷儻之文君、英俊之紅拂貽羞巾幗，即詠雪如道蘊，亦應痛悔天壤王郎之歎。